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  
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

話說杜慎卿做了這個大會，鮑廷璽看見他用了許多的銀子，心裏驚了一驚，暗想：「他這人慷慨，我何不取個便，問他借幾百兩銀子，仍舊團起一個班子來做生意過日子？」主意已定，每日在河房裏效勞。杜慎卿著實不過意。他那日晚間談到密處，夜已深了，小廝們多不在眼前。慎卿問道：「鮑師父，你畢竟家裏日子怎麼樣過？還該尋個生意纔好。」鮑廷璽見他問到這一句話，就雙膝跪在地下。杜慎卿就嚇了一跳，扶他起來，說道：「這是怎的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我在老爺門下，蒙老爺問到這一句話，真乃天高地厚之恩；但門下原是教班子弄行頭出身，除了這事，不會做第二樣。如今老爺照看門下，除非懇恩借出幾百兩銀子，仍舊與門下做這戲行。門下尋了錢，少不得報效老爺。」杜慎卿道：「這也容易。你請坐下，我同你商議。這教班子弄行頭，不是數百金做得來的，至少也得千金。這裏也無外人，我不瞞你說，我家雖有幾千現銀子，我卻收著不敢動。為甚麼不敢動？我就在這一兩年內要中，中了那裏沒有使喚處？我卻要留著做這一件事。而今你弄班子的話，我轉說出一個人來與你，也只當是我幫你一般。你卻不可說是我說的。」鮑廷璽道：「除了老爺，那裏還有這一個人？」杜慎卿道：「莫慌。你聽我說。我家共是七大房。這做禮部尚書的太老爺是我五房的。七房的太老爺是中過狀元的。後來一位大老爺，做江西贛州府知府，這是我的伯父。贛州府的兒子是我第二十五個兄弟，他名叫做儀，號叫做少卿，只小得我兩歲，也是一個秀才。我那伯父是個清官，家裏還是祖宗丟下的些田地。伯父去世之後，他不一萬銀子家私，他是個馱子，自己就像十幾萬的。紋銀九七，他都認不得。又最好做大老官。聽見人向他說些苦，他就大捧出來給人家用。而今你在這裏幫我些時，到秋涼些，我送你些盤纏，投奔他去。包你這千把銀子手到拿來。」鮑廷璽道：「到那時候，求老爺寫個書子與門下去。」杜慎卿道：「不相干。這書斷然寫不得。他做大老官是要獨做，自照顧人，並不要人幫著照顧。我若寫了書子，他說我已經照顧了你，他就賭氣不照顧你了。如今去先投奔一個人。」鮑廷璽道：「卻又投那一個？」杜慎卿道：「他家當初有個奶公管家，姓邵的，這人你也該認得。」鮑廷璽想起來道：「是那年門下父親在日，他家接過我的戲去與老太太做生日。贛州府太老爺，門下也曾見過。」杜慎卿道：「這就是得狠了。如今這邵奶公已死。他家有個管家王鬍子，是個壞不過的奴才，他偏生聽信他。我這兄弟有個毛病：但凡說是見過他家太老爺的，就是一條狗也是敬重的。你將來先去會了王鬍子。這奴才好酒，你買些酒與他喫，叫他在主子眼前說你是太老爺極歡喜的人，他就連三的給你銀子用了。他不歡喜人叫他老爺，你只叫他少爺。他又有個毛病：不喜歡人在他跟前說人做官，說人有錢。像你受向太老爺的恩惠這些話，總不要在他跟前說。總說天下只有他一個人是大老官，肯照顧人。他若是問你可認得我，你也說不認得。」一番話，說得鮑廷璽滿心歡喜。在這裏又效了兩個月勞，到七月盡間，天氣涼爽起來，鮑廷璽問十七老爺借了幾兩銀子，收拾衣服行李，過江往天長進發。

第一日過江，歇了六合縣。第二日起早走了幾十里路，到了一個地方，叫作四號墩。鮑廷璽進去坐下，正待要水洗臉，只見門口落下一乘轎子來。轎子裏走出一個老者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白紗直裰，腳下大紅絢鞋，一個通紅的酒糟鼻，一部大白鬍鬚，就如銀絲一般。那老者走進店門，店主人慌忙接了行李，說道：「韋四太爺來了？請裏面坐。」那韋四太爺走進堂屋，鮑廷璽立起身來施禮。那韋四太爺還了禮。鮑廷璽讓韋四太爺上面坐，他坐在下面，問道：「老太爺上姓是韋，不敢拜問貴處是那裏？」韋四太爺道：「賤姓韋，敝處滁州烏衣鎮。長兄尊姓貴處？今往那裏去的？」鮑廷璽道：「在下姓鮑，是南京人。今往天長杜狀元府裏去的，看杜少爺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是那一位？是慎卿？是少卿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是少卿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他家兄弟雖有六七十個，只有這兩個人招接四方賓客；其余的都閉了門在家，守著田園做學業。我所以一見就問這兩個人。兩個都是大江南北有名的。慎卿雖是雅人，我還嫌他有帶著些姑娘氣。少卿是個豪傑，我也是到他家去的，和你長兄喫了飯一同走。」鮑廷璽道：「太爺和杜府是親戚？」韋四太爺道：「我同他家做贛州府太老爺自小同學拜盟的，極相好的。」鮑廷璽聽了，更加敬重。

當時同喫了飯，韋四太爺上轎。鮑廷璽又僱了一個驢子，騎上同行。到了天長縣城門口，韋四太爺落下轎，說道：「鮑兄，我和你一同走進府裏去罷。」鮑廷璽道：「請太爺上轎先行。在下還要會過他管家，再去見少爺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也罷。」上了轎子，一直來到杜府，門上人傳了進去。杜少卿慌忙迎出來，請到廳上拜見，說道：「老伯，相別半載，不曾到得鎮上來請老伯和老伯母的安。老伯一向好？」韋四太爺道：「託庇粗安。新秋在家無事，想著尊府的花園，桂花一定盛開了，所以特來看看世兄，要杯酒喫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奉過茶，請老伯到書房裏去坐。」小廝捧過茶來，杜少卿吩咐：「把韋四太爺行李請進來，送到書房裏去。轎錢付與他。轎子打發回去罷。」請韋四太爺從廳後一個走巷內，曲曲折折走進去，纔到一個花園。那花園一進朝東的三間。左邊一個樓，便是殿元公的賜書樓。樓前一個大院落，一座牡丹臺，一座芍藥臺。兩樹極大的桂花，正開的好。合面又是三間敞榭，橫頭朝南三間書房後，一個大荷花池。池上搭了一條橋。過去又是三間密屋，乃杜少卿自己讀書之處。

當請韋四太爺坐在朝南的書房裏。這兩樹桂花就在窗櫺外。韋四太爺坐下問道：「婁翁尚在尊府？」杜少卿道：「婁老伯近來多病，請在內書房住，方纔喫藥睡下，不能出來會老伯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老人家既是有恙，世兄何不送他回去？」杜少卿道：「小姪已經把他令郎、令孫，都接在此侍奉湯藥。小侄也好早晚問候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老人家在尊府三十多年，可也還有些蓄積，家裏置些產業？」杜少卿道：「自先君赴任贛川，把舍下田地房產的賬目，都交付與婁老伯。每銀錢出入，俱是婁老伯做主，先君並不曾問。婁老伯除每年修金四十兩，其余並不沾一文。每收租時候，親自到鄉裏佃戶家。佃戶備兩樣菜與老伯喫，老人家退去一樣纔喫一樣。凡他令郎、令孫來看，只許住得兩天，就打發回去，盤纏之外，不許多有一文錢，臨行還要搜他身上，恐怕管家們私自送他銀子。只是收來的租利利息，遇著舍下困窮的親戚朋友，婁老伯便極力相助。先君知道也不問。有人欠先君銀錢的，婁老伯見他還不起，婁老伯把借券盡行燒去了。到而今，他老人家兩個兒子，四個孫子，家裏仍然赤貧如洗，小侄所以過意不去。」韋四太爺歎道：「真可謂古之君子了！」又問道：「慎卿兄在家好麼？」杜少卿道：「家兄自別後，就往南京去了。」

正說著，家人王鬍子，手裏拿著一個紅手本，站在窗子外，不敢進來。杜少卿看見他，說道：「王鬍子，你有甚麼話說？手裏拿的甚麼東西？」王鬍子走進書房，把手本遞上來，稟道：「南京一個姓鮑的。他是領戲班出身。他這幾年是在外路生意，纔回來家。他過江來叩見少爺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他既是領班子的，你說我家裏有客，不得見他。手本收下，叫他去罷。」王鬍子說道：「他說受過先太老爺多少恩德，定要當面叩謝少爺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人是先太老爺抬舉過的麼？」王鬍子道：「是。當年邵奶公傳了他的班子過江來，太老爺著實喜歡這鮑廷璽，曾許著要照顧他的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你帶了他進來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是南京來的這位鮑兄，我纔在路上遇見的。」王鬍子出去，領著鮑廷璽，捏手捏腳，一路走進來。看見花園寬闊，一望無際。走到書房門口一望，見杜少卿陪著客坐在那裏，頭戴方巾，身穿玉色夾紗直裰，腳下珠履，面皮微黃，兩眉劍豎，好似畫上關夫子眉毛。王鬍子道：「這便是我家少爺，你過來見。」鮑廷璽進來跪下叩頭。杜少卿扶住道：「你我故人，何必如此行禮。」起來作揖。作揖過了，又見了韋四太爺，杜少卿叫他坐在底下。鮑廷璽道：「門下蒙先太老爺的恩典，粉身碎骨難報。又因這幾年窮忙，在外做小生意，不得來叩見少爺。今日纔來請少爺的安，求少爺恕門下的罪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方纔我家人王鬍子說，我家太老爺極其喜歡你，要照顧你。你既到這裏，且住下了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王鬍子道：「席已齊了，稟少爺，在那裏坐？」韋四太爺道：「就在這裏好。」杜少卿躊躇道：「還要請一個客來。」因叫那跟書房的小廝加爵：「去後門外請張相公來罷。」加爵應諾去了。

少刻，請了一個大眼睛黃胡子的人來，頭戴瓦楞帽，身穿大闊布衣服，扭扭捏捏，做些假斯文像，進來作揖坐下，問了韋四太爺姓名。韋四太爺說了，便問：「長兄貴姓？」那人道：「晚生姓張，賤字俊民，久在杜少爺門下。晚生略知醫道，連日蒙少爺相約在府裏看婁太爺。」因問：「婁太爺今日喫藥如何？」杜少卿便叫加爵去問。問了回來道：「婁太爺喫了藥，睡了一覺，醒了。這會覺的清爽些。」張俊民又問：「此位上姓？」杜少卿道：「是南京一位鮑朋友。」說罷，擺上席來，奉席坐下。韋四太爺首

席，張俊民對坐，杜少卿主位，鮑廷璽坐在底下。斟上酒來，喫了一會。那饌饌都是自己家裏整治的，極其精潔。內中有陳過三年的火腿；半斤一個的竹蟹，都剝出來膾了蟹羹。眾人喫著，韋四太爺問張俊民道：「你這道誼，自然著實高明的。」張俊民道：「『熟讀王叔和，不如臨症多。』不瞞太爺說，晚生在江湖上胡鬧，不曾讀過甚麼醫書，卻是看的症不少。近來蒙少爺的教訓，纔曉得書是該念的。所以我有一個小兒，而今且不教他學醫，從先生讀著書，做了文章，就拿來給杜少爺看。少爺往常賞個批語，晚生也拿了家去讀熟了，學些文理。將來再過兩年，叫小兒出去考個府縣考，騙兩回粉湯包子喫，將來掛招牌，就可以稱儒醫。」韋四太爺聽他說這話，哈哈大笑。王鬍子又拿一個帖子進來，稟道：「北門汪鹽商家明日酌生日，請縣王老爺，請少爺去做陪客。說定要求少爺到席的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你回他我家裏有客，不得到席。這人也可笑得緊！你要做這熱鬧事，不會請縣裏暴發的舉人進士陪？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官！」王鬍子應諾去了。

杜少卿向韋四太爺說：「老伯酒量極高的，當日同先君喫半夜；今日也要盡醉纔好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正是。世兄，我有一句話，不好說。你這饌饌是精極的了，只是這酒是市買來的，身分有限。府上有一罈酒，今年該有八九年了，想是收著還在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小侄竟不知道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是你令先夫人在江西到任的那一年，我送到船上，尊大人說：『我家裏埋一罈酒，等我做了官回來，同你老痛飲。』我所以記得。你家裏去問。」張俊民笑說道：「這話，少爺真正該不知道。」杜少卿走了進去。韋四太爺道：「杜公子雖則年少，實算在我們這邊的豪杰。」張俊民道：「少爺為人好極。只是手太鬆些，不管甚麼人求著他，大捧的銀與人用。」鮑廷璽道：「便是門下從不曾見過像杜少爺這大方舉動的人。」杜少卿走進去問娘子可曉得這罈酒，娘子說不知道；遍問這些家人、婆娘，都說不知道。後來問到邵老丫，邵老丫想起來道：「是有的。是老爺上任那年，做了一罈酒埋在那邊第七進房子後一間小屋裏，說是留著韋四太爺同喫的。這酒是二斗糯米做出來的，二十斤釀；又對了二十斤燒酒，一點水也不攙。而今埋在地下足足有九年零七月了。這酒醉得死人的，弄出來，爺不要喫！」杜少爺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就叫邵老丫拿鑰匙開了酒房門，帶了兩個小廝進去，從地下取了出來，連罈抬到書房裏，叫道：「老伯，這酒尋出來了！」韋四太爺和那兩個人都起身來看，說道：「是了！」打開罈頭，舀出一杯來，那酒和曲餲一般，堆在杯子裏，聞著噴鼻香。韋四太爺道：「有趣！這個不是別樣喫法。世兄，你再叫人在街上買十斤酒來攙一攙，方可喫得。今日已是喫不成了，就放在這裏，明日喫他一天。還是二位同享。」張俊民道：「自然來奉陪。」鮑廷璽道：「門下何等的人，也來喫太老爺遺下的好酒，這是門下的造化！」說罷，教加爵拿燈籠送張俊民回家去。鮑廷璽就在書房裏陪著韋四太爺歇宿。杜少卿候著韋四太爺睡下，方纔進去了。

次日，鮑廷璽清晨起來，走到王鬍子房裏去。加爵又和一個小廝在那裏坐著。王鬍子問加爵道：「韋四太爺可曾起來？」加爵道：「起來了，洗臉哩。」王鬍子又問那小廝道：「少爺可曾起來？」那小廝道：「少爺起來多時了，在妻太爺房裏看著弄藥。」王鬍子道：「我家這位少爺也出奇！一個妻老爹，不過是太老爺的門客罷了！他既害了病，不過送他幾兩銀子，打發他回去，為甚麼養在家裏，當做祖宗看待，還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！」那小廝道：「王叔，你還說這話哩！妻太爺喫的粥和菜，我們煨了，他兒子、孫子看過還不算，少爺還要自己看過了纔送與妻太爺喫！人參銚子自放在奶奶房裏，奶奶自己煨人參，藥是不消說。一早一晚，少爺不得親自送人參，就是奶奶親自送人參與他喫。你要說這樣話，只好惹少爺一頓罵！」說著，門上人走進來道：「王叔，快進去說聲，臧三爺來了，坐在廳上要會少爺。」王鬍子叫那小廝道：「你妻老爹房裏去請少爺，我是不去問安！」鮑廷璽道：「這也是少爺的厚道處。」

那小廝進去請了少卿出來會臧三爺，作揖坐下。杜少卿道：「三哥，好幾日不見。你文會做的熱鬧？」臧三爺道：「正是。我聽見你門上說到遠客；……慎卿在南京，樂而忘返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是烏衣巷老伯在這裏。我今日請他，你就在這裏坐坐。我和你到書房裏去罷。」臧三爺道：「且坐著，我和你說話。縣裏王父母是我的老師，他在我跟前說了幾次，仰慕你的大才，我幾時同你去會會他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像這拜知縣做老師的事，只好讓三哥你們做。不要說先曾祖、先祖，就先君在日，這樣知縣不知見過多少！他果然仰慕我，他為甚麼不先來拜我，倒叫我拜他？況且倒運做秀才，見了本處知縣，就要稱他老師！王家這一宗灰堆裏的進士，他拜我做老師我還要，我會他怎的？所以北門汪家今日請我去陪他，我也不去。」臧三爺道：「正是為此。昨日汪家已向王老師說明是請你做陪客，王老師纔肯到他家來，特為要會你。你若不去，王老師也掃興。況且你的客住在家裏，今日不陪，明日也可陪。不然，我就替你陪著客，你就到汪家走走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三哥，不要倒熟話。你這位貴老師總不是甚麼尊賢愛才，不過想人拜門生受些禮物。他想著我！叫他把夢做醒些！況我家今日請客，煨的有七斤重的老鴨，尋出來的有九年半的陳酒。汪家沒有這樣好東西喫！不許多話！同我到書房裏去頑！」拉著就走。臧三爺道：「站著！你亂怎的？這韋老先生不曾會過，也要寫個帖子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倒使得。」叫小廝拿筆硯帖子出來。臧三爺拿帖子寫了：「年家眷同學晚生臧茶」，先叫小廝拿帖子到書房裏，隨即同杜少卿進來。韋四太爺迎著房門，作揖坐下。那兩人先在那裏，一同坐下。韋四太爺問臧三爺：「尊字？」杜少卿道：「臧三哥尊字蓼齋，是小姪這學裏翹楚，同慎卿家兄也是同會的好友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久慕，久慕。」臧三爺道：「久仰老先生，幸遇。」張俊民是彼此認得的。臧蓼齋又問：「這位尊姓？」鮑廷璽道：「在下姓鮑，方纔從南京回來的。」臧三爺道：「從南京來，可曾認得府上的慎卿先生？」鮑廷璽道：「十七老爺也是見過的。」

當下喫了早飯，韋四太爺就叫把這罈酒拿出來，兌上十斤新酒，就叫燒許多紅炭，堆在桂花樹邊，把酒罈頓在炭上。過一頓飯時，漸漸熱了。張俊民領著小廝，自己動手把六扇窗格盡行下了，把桌子抬到簷內。大家坐下。又備的一席新鮮菜。杜少卿叫小廝拿出一個金杯子來，又是四個玉杯，罈子裏舀出酒來喫。韋四太爺捧著金杯，喫一杯，讚一杯，說道：「好酒！」喫了半日，王鬍子領著四個小廝，抬到一個箱子來。杜少卿問是甚麼。王鬍子道：「這是少爺與奶奶、大相公新做的秋衣一箱子。纔做完了，送進來與少爺查件數。裁縫工錢已打發去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放在這裏，等我喫完了酒查。」纔把箱子放下，只見那裁縫進來。王鬍子道：「楊裁縫回少爺的話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他又說甚麼？」站起身來，只見那裁縫走到天井裏，雙膝跪下，磕下頭去，放聲大哭。杜少卿大驚道：「楊司務！這是怎的？」楊裁縫道：「小的這些時在少爺家做工，今早領了工錢去，不想纔過了一會，小的母親得個暴病死了。小的拿了工錢家去，想不到有這一變，把錢都還了柴米店裏，而今母親的棺材衣服，一件也沒有。沒奈何，只得再來求少爺借幾兩銀子與小的，小的慢慢做著工算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你要多少銀子？」裁縫道：「小戶人家，怎敢望多，少爺若肯，多則六兩，少則四兩罷了。小的也要算著除工錢夠還。」杜少卿慘然道：「我那裏要你還。你雖是小本生意，這父母身上大事，你也不可草草；將來就是終身之恨。幾兩銀子如何使得？至少也要買口十六兩銀子的棺材。衣服、雜費，共須二十金。我這幾日一個錢也沒有。——也罷，我這一箱衣服也可當得二十多兩銀子。王鬍子，你就拿去同楊司務當了，一總把與楊司務去用。」又道：「楊司務，這事你卻不可記在心裏，只當忘記了的。你不是拿了我的銀子去喫酒、賭錢。這母親身上大事。人孰無母？這是我該幫你的。」楊裁縫同王鬍子抬著箱子，哭哭啼啼去了。杜少卿入席坐下。韋四太爺道：「世兄，這事真是難得！」鮑廷璽吐著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天下那有這樣好人！」當下喫了一天酒。臧三爺酒量小，喫到下午就吐了，扶了回去。韋四太爺這幾個直喫到三更，把一罈酒都喫完了，方纔散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輕財好士，一鄉多濟友朋；月地花天，四海又聞豪傑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